

紫琅
诗会

流苏

◎ 闻茂

当我在纸上写下:流苏
家乡千亩粉黛乱子草就粉红了
她是田野裙摆上的飘逸
她是母亲少女时的梦
她的衣服上没有流苏,只有
蝴蝶
只有稻谷和小麦

影子跪在庄稼的摇曳里
夏天薅草,她也拔掉了一些
小花
被折断的茎干渗出汁液
给庄稼哺乳,只有秋天可生长

田野有了花,有了草,有了色彩
有了粉黛乱子草起伏的波澜
在瞬间,识破游人的心愿
一个耄耋老人的流苏
省略五彩羽毛
在田野的裙摆上开出花朵

意识流

◎ 马智友

秋天正午的阳光拾起
江面上的碎银子
让一艘艘货轮运来运去
江底的潜流摸着礁石的脊背
一直无声地回旋

一位老人伫立江边
面对心中已知的世界
他的静默被江风吞噬干净
每一段江水,有无形命运的
纤索

江风呜呜吹来号子
一束束白浪花裹着灵魂的涛声
被一只只江鸥飞来飞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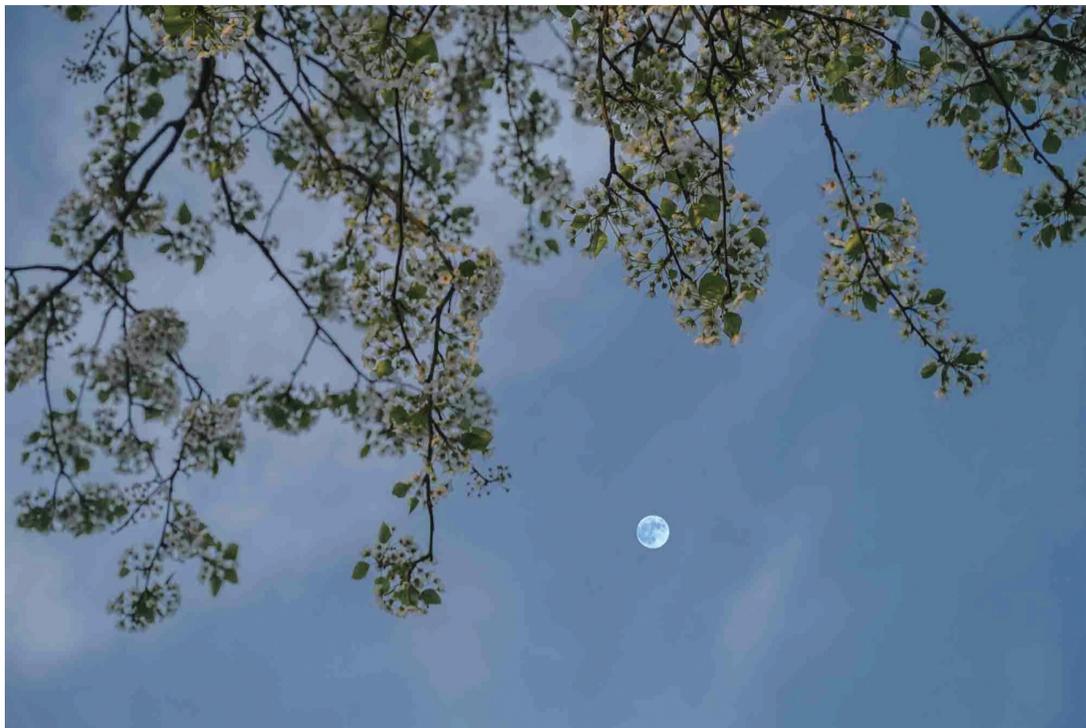
货轮载着一吨吨时光远去
老人在岸边
站成一棵江柳,风浪不来时
不发出半点声响

星空

◎ 劳游

夜晚草坪上有初吻的气息
星空有数不清的秘密
一颗星追上另一颗星,不知其名
星星如果走在草坪上
我不知名的那些缺失,回到囊中
可以随便掏出
一片叶子带来的春风

星空灿灿,茫茫善睐
搜寻我在一幢楼房里
是否坐在时针上。影子于书
页里
找发光体的诗歌,不用对话
一个个字有蓝白色,可以摘下
还可以用目光触摸盲道:星空那
么大
仍用轨迹,疼了我一下



秋夜长

◎ 班乐霓

载你成长岁月

◎ 明前茶

送别了祖父,他重新骑行回学校。在一个十字路口,忽然与送孙子上学的助动车大军劈面相逢,只见那些一头华发的老人家,几乎个个戴着鸭舌帽,为了不遮挡视线而把雨衣的帽兜放了下来,他们淋着细雨,灰白的眉毛上都是水珠,他们一面大声纠正孩子背诵的失误,一面敦促孩子抱牢自己的腰:“要过街啦,稳当点!”

孩子清亮的童声,与骑电动车的老人苍老低沉的声音错落出现,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片段,挟裹着时间、情感与未来必有的分离,像流水中的树叶一样旋转,在内心深处轻柔又有力地击打着。他看得痴了,以至于绿灯亮起,一辆横过马路的助动车在他面前猛地刹车,他才醒悟过来,他缓缓挥手,做了一个“请您先走”的手势,等那对赶着上学的祖孙消失后,他才神思恍惚地过了马路。

小时候,祖父送他上学的场景,又呈现在他的眼前。

当时,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在高中当班主任,六点半就要去学校带早自习,忙得不可开交。从上幼儿园开始,负责接送他的,就是祖父了,在他这个长孙满两岁的时候,祖父从高中退休,他自告奋勇,要分担祖母的带孙任务。祖母就派他接送孙子。他记得,祖父迅速赶到铁匠铺去,为他的助动车焊接了支撑杆,为车子搭起一个狭长的蓝白条纹遮阳篷。

这个遮阳篷,让祖父的车在一大片乌泱泱的助力车中显得耀眼,就像“我爷爷的车子有了一个船帆。风吹着遮阳篷啪啪作响,我们顺风而下,快活极了”。

当然,能写出这样的作文来,能坐在祖父的身后,抱紧他的腰,八卦班里的新闻,都是他上学后的事了。一开始,他太小了,祖父担心他在后座上坐不稳,都是让他站在助动车的踏板上。祖父通常让他向后站立,扶着祖父的膝头,避免呛到风。他奶声奶气说着幼儿园见闻,祖父比妈妈更有耐心回应他,而不

是动不动斥责说:“让我安静一分钟,你这小喇叭太闹了。”祖父从不这么说,在他稍稍懂事后,他猜想,祖父退休后,生活一下子从喧闹变得安静了,他从一所人声鼎沸的高中回到家中,生活中可以分享感受的人,只剩家人了,而每天雀跃不已,把生活中的新鲜感受一股脑告诉他的,就只剩孙子了。

雨天,祖父就要与他合穿袋鼠雨衣了,这种成人雨衣的胸前有一个小帽兜,孩子毛茸茸的脑袋从家长的胸前拱出来,就像袋鼠宝宝从育婴袋里伸出脑袋。他记得他在雨中大声背书,还伸出舌头去,尝一尝雨水的滋味,他说:“爷爷,雨有一点咸,还有一点涩,一点也不好吃。”祖父先是脱口而出:“别尝了!雨水脏。”停了数秒,祖父又和缓了语气说:“尝尝也好,只是记得,回去别告诉你妈妈。”

这仿佛是祖孙间的小秘密,他在祖父的助动车上整整待了十一年。祖母有时候叹息着说:等这孩子上大学去了,我家老头子不知如何想他呢。

祖父毫不犹豫地接茬说:我会在微信上给孩子留言,说家里的狸花猫在想他,家里的钢琴在想他,助动车的遮阳篷在想他。

停了停,祖父又说:就怕孩子到时候有了师兄师姐,有了女朋友,腾不出工夫来想我们呢。

谁能想到,祖父骑不动助动车的日子,就在眼前了。他刚上初二下学期,祖父查出肺癌。母亲告诉他结果的那一天,他一天都陷入震惊与神思恍惚之中,连在操场上被打篮球的小伙伴不小心砸中了鼻梁,都不知道喊疼。

从各种进口的自费靶向药,到各种古怪的民间偏方,不管是否符合治病的逻辑,父母都要说服祖父试上一试。一开始,祖父精神尚好,但过了一年半,病况就急转直下,骨转移开始了,那个平静而幽默的祖父不见了,他开始疼,坐立不安,先是肩膀,然后是腿脚,最后是腰和脊柱。祖父的面色变为蜡黄,肚子变

得很大,医生说已经出现了肝转移与腹水,原来的腰带不能用了,妈妈连夜在缝纫机上为祖父缝了两条柔软的布腰带,祖父扎上腰带,换上蚌壳布鞋(他已经脚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皮鞋),忽然调侃自己“马上就可以打上腰鼓唱信天游了。没想到吧,我还有像陕北老农的一天”。

一个周五,妈妈中午从学校回来,照例要开车带祖父去医院复诊,与医生商量如何舒缓公公的疼痛与不适。他突然建议说:“妈妈,医院门口路堵得很,停车困难,咱们骑车去吧。我可以骑助动车带着爷爷。”

不等妈妈反驳,他就从小院的车棚里推出了祖父的助动车。这辆车,如今除了妈妈上课来不及会偶尔骑一下,其他时间基本处于闲置状态。他骑上,在小院里兜一转,电池是好的,龙头也依旧灵活。祖父的眼睛亮了起来,他用力摆着手,谢绝了媳妇要他坐进私家车的邀约,表示:“这辈子还没有被大孙子带着走过,你就让他带一回。”

妈妈十分不放心,拗不过祖父,又怕他过于虚弱,从车后座上跌下来,只好用另一条布腰带,将祖父的腰拴在他的腰上。

隔着校服,他都能感受到祖父的疼痛与软弱,还有老人努力直起的腰板,竭力支撑的体面。他骑得很慢,想让祖父多看一看这个暖秋。他们心里都隐约明白,这是祖父最后一次看到故乡的秋天了。此时此刻,菜畦片片,池塘一汪,枝头的山楂与柿子都红了。

他继续放慢速度,让这和煦的阳光多照耀祖父一会儿。祖父却说:孩子,骑得这么慢,你得迟到了,你下午还有课呢。停了停,祖父又说:搞得真像一个病人一样。骑快一点,让我也享受一下速度。

他“哗”地一下加速了,他承认,他对祖父的印象,留在这最后的骑行中,四野之上,一片银杏树变得通体透黄。这辆曾经承载他成长的助动车,载着他与祖父,一同冲进了这铺天盖地的金色光晕中……

芬芳
一叶